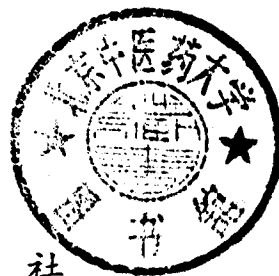


中医八大经典全注

高志敏 崔双庆 等整理

中医八大经典全注

尚志钧 翟双庆等整理



华夏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

1233156

(京)新登字 04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医八大经典全注/尚志钧,翟双庆等编,一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6

ISBN 7-5080-0343-8

I. 中… II. ①尚…②翟… III. 中医典籍—注释—选集 IV. R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8800 号

25100/L3

中医八大经典全注

尚志钧 翟双庆等整理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33印张 960千字 2插页

1994年7月北京第1版 199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定价:36.00元

前 言

古人云：大匠诲人，必以规矩。中医的规矩是什么？是经典。是千古不朽、屡用屡验的几部经典。

任何成熟学科都有自己的经典，而经典性的东西一旦确立便具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在学科的发生发展时期，作为学术支柱和理论基石，它长久不变地支配、指引着学科的发展，是该学科各种效力的源泉。另一方面，由于经典的存在，一些新的、不合乎经典规范的东西便极易被当作异端邪说而被排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束缚了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中医经典也不例外。它在给中医学带来辉煌效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思想的发展。但现代西方医学已经把整体有机的中医学所缺少的那种局部还原分析传统发展到极致，它所缺少的正是中医经典传统中那种带有东方独特运智方式的理论和方法。因此，如果说中、西医在交流碰撞初期人们强调的主要是突破中医传统的束缚以求新知的話，那么，今天的中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则是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中医经典传统。这种继承和发展，既不是简单地用现代科学（或医学）去印证、曲解中医经典中的某些文句，也不是用中医经典传统来同化现代科学内容，而是在防病治病、探索人体科学奥秘这个大前提下根据时代的要求来找准自己的位置，明确自己的适用范围。正如牛顿力学在经典物理学的宏观、常速范围内普适有效一样，凝聚着华夏先民智慧和经验的中医经典也将在自己的适用范围内发挥独特的作用。

中医学素来有四大经典之说，而这四大经典所指却有不同说法。有的指《内经》、《伤寒》、《金匱》、《神农本草经》，有的将《难经》也列入其中，还有的则以《温病条辨》取代《神农本草经》。这些提法中，既有将二书合为一书，如《素问》、《灵枢》合为《内经》；又有将一书拆分为二者，如将《伤寒杂病论》拆为《伤寒》、《金匱》，无非是为了合乎“四”之数，就其对中医学发展的实际影响看，都堪称首当其冲的第一类经典。这些经典理深义奥，法妙方奇，虽经百世钻研而义蕴未尽，历代大医、明医无不苦研于此，仅为《内经》作注者就不下四百余家，当代的研究文章更是数不胜数。传统的中医学以注释经典的形式发展着自己的理论，其因在于中医经典常读常新，每读一遍都有不同的收获。但围绕中医经典的注释如此之多，必是醇疵并见，而欲学经典者反倒先须耗费许多精力突破这层层注释藩篱，无形中既束缚思路，消蚀创造，又致经纬不明，纲目难张，这也就难怪“学者如牛毛，达者如麟角”了。

其实，研习经典要讲究直读原文，熟读精思。因书不熟则理不明，理不明则思不精。所谓“书读千遍，其义自见”，即讲这种潜移默化的真功夫。至于穷理致知，知常达变，则又须证之临床，潜心玩味，方可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而各承家技、师心自用，或死读经书、孤立封闭，则绝不可取。经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果欲寻根访祖，请从经典原文开始！

本书将《素问》、《灵枢》、《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匱要略》、《温病条辨》、《温热论》等八部经典集于一册，既可作为学习范本苦研深读，又可作案头工具随查随检，是目前选材最切实用、规模最大的中医经典集大成者。全书整理分工如下：尚志钧、尚元胜（《神农本草经》）、瞿双庆（《黄帝内经素问》、《难经》、《难读字集注》）、张伟（《金匱要略》、《温病条辨》）、李凤珍（《伤寒论》）、王炳炘（《灵枢经》）、孔繁涛（《温热论》）。

编 者

一九九四年四月

总 目 录

黄帝内经素问.....	(1)
灵枢经	(81)
难经.....	(139)
神农本草经.....	(153)
伤寒论.....	(311)
金匱要略.....	(361)
温热论.....	(399)
温病条辨.....	(405)
本书难读字集注.....	(1)

黄帝内经素问

说 明

《素问》与《灵枢经》合称《黄帝内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经典著作。

《素问》基本成书于战国时代，有些篇章成于汉代，并经汉人整理润色。故可认为《素问》是东汉以前众医家汇集汉前各个时期各种医学流派的医学著述，并多次增补编纂而成，而非一人一时之作。它以四时五脏阴阳整体观为基础，阐述了天人关系，探讨了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养生等问题。《素问》与《灵枢经》即《黄帝内经》的成编，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对中医学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两千年来，历代医家正是在《内经》的理论、原则、技术及其所确立的方法论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探索实践与创新，使中医学学术得到持续发展，一部雄伟壮阔的中国医学史，无处不体现着《内经》的指导作用，因而它是中医学理论与临证的渊薮，也被历代医家奉为“经典”、“医学至尊”等。

《素问》一书，自汉以来，历代多有传抄与翻刻。我们现在见到的《素问》，是唐·王冰编次后又经宋·林亿等校正过的版本。本书所收的《素问》原文是以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影印的明·顾从德刻的《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为底本，对一些有重要意义的字、词、句，参考其他版本、注本及《甲乙经》、《太素》等书进行了对校、他校，其中对守山阁本则直接采用，未出校注。以求实存真、保持经文原貌为原则，不作繁琐考证。对其中的错别字、古今字、俗字等径予改正，未出注说明，力求为读者提供一个简洁明快、可靠、通俗易懂的版本。读者当熟研经文，领会要义，循序渐进，以深刻理解中医之精华。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

臣闻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者，往圣之先务；求民之瘼，恤民之隐者，上主之深仁。在昔黄帝之御极也，以理身绪余治天下，坐于明堂之上，临观八极，考建五常。以谓人之生也，负阴而抱阳，食味而被色，外有寒暑之相荡，内有喜怒之交侵，夭昏札瘥，国家代有。将欲敛时五福，以敷锡厥庶民，乃与岐伯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垂法以福万世。于是雷公之伦，授业传之，而《内经》作矣。历代宝之，未有失坠。苍周之兴，秦和述六气之论，具明于左史。厥后越人得其一二，演而述《难经》。西汉仓公传其旧学，东汉仲景撰其遗论，晋皇甫谧刺而为《甲乙》，及隋杨上善纂而为《太素》。时则有全元起者，始为之《训解》，阙第七一通。迄唐宝应中，太仆王冰笃好之，得先师所藏之卷，大为次注，犹是三皇遗文，烂然可观。惜乎唐令列之医学，付之执技之流，而荐绅先生罕言之，去圣已远，其术晦昧，是以文注纷错，义理混淆。殊不知三坟之余，帝王之高致，圣贤之能事，唐尧之授四时，虞舜之齐七政，神禹修六府以兴帝功，文王推六子以叙卦气，伊尹调五味以致君，箕子陈五行以佐世，其致一也。奈何以至精至微之道，传之以至下至浅之人，其不废绝，为已幸矣。

顷在嘉祐中，仁宗念圣祖之遗事，将坠于地，乃诏通知其学者，俾之是正。臣等承乏典校，伏念旬岁。遂乃搜访中外，哀集众本，寢寻其义，正其讹舛，十得其三四，余不能具。窃谓未足以称明诏，副圣意，而又采汉唐书录古医经之存于世者，得数十家，叙而考正焉。贯穿错综，磅礴会通，或端本以寻支，或析流而讨源，定其可知，次以旧目，正缪误者六千余字，增注义者二千余条，一言去取，必有稽考，舛文疑义，于是详明。以之治身，可以消患于未兆；施于有政，可以广生于无穷。恭惟皇帝抚大同之运，拥无疆之休，述先志以奉成，兴微学而永正，则和气可召，灾害不生，陶一世之民，同跻于寿域矣。

国子博士臣高保衡 等谨上
光禄卿直秘阁臣林亿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

启玄子王冰撰

夫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孔安国序《尚书》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班固《汉书·艺文志》曰：《黄帝内经》十八卷。《素问》即其经之九卷也，兼《灵枢》九卷，乃其数焉。

虽复年移代革，而授学犹存，惧非其人，而时有所隐，故第七一卷，师氏藏之，今之奉行，惟八卷尔。然而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天地之象分，阴阳之候列，变化之由表，死生之兆彰，不谋而遐迩自同，勿约而幽明斯契，稽其言有征，验之事不忒，诚可谓至道之宗，奉生之始矣。

假若天机迅发，妙识玄通，藏谋虽属乎生知，标格亦资于诂训，未尝有行不由径，出不由户者也。然刻意研精，探微索隐，或识契真要，则目牛无全。故动则有成，犹鬼幽赞，而命世奇杰，时时间出焉。则周有秦公，汉有淳于公，魏有张公、华公，皆得斯妙道者也。咸日新其用，大济蒸人，华叶递荣，声实相副，盖教之著矣，亦天之假也。

冰弱龄慕道，夙好养生，幸遇真经，式为龟镜。而世本纰缪，篇目重迭，前后不伦，文义悬隔；施行不易，披会亦难。岁月既淹，袭以成弊，或一篇重出，而别立二名，或两论并吞，而都为一目；或问答未已，别树篇题；或脱简不书，而云世阙。重经合而冠针服，并方宜而为咳篇，隔虚实而为逆从；合经络而为论要，节皮部为经络，退至教以先针。诸如此流，不可胜数。且将升岱岳，非径奚为？欲诣扶桑，无舟莫适。乃精勤博访，而并有其人。历十二年，方臻理要，询谋得失，深遂夙心。时于先生郭子斋堂，受得先师张公秘本，文字昭晰，义理环周，一以参详，群疑冰释。恐散于末学，绝彼师资，因而撰注，用传不朽，兼旧藏之卷，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勒成一部。冀乎究尾明首，寻注会经，开发童蒙，宣扬至理而已。

其中简脱文断，义不相接者，搜求经论所有，迁移以补其处。篇目坠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义。篇论吞并，义不相涉，阙漏名目者，区分事类，别目以冠篇首。君臣请问，礼仪乖失者，考校尊卑，增益以光其意。错简碎文，前后重叠者，详其指趣，削去繁杂，以存其要。辞理秘密，难粗论述者，别撰《玄珠》，以陈其道。凡所加字，皆朱书其文，使今古必分，字不杂糅。庶厥昭彰圣旨，敷畅玄言，有如列宿高悬，奎张不乱，深泉净滢，鳞介咸分，君臣无夭枉之期，夷夏有延龄之望。俾工徒勿误，学者惟明，至道流行，徽音累属，千载之后，方知大圣之慈惠无穷。

时大唐宝应元年岁次壬寅序。

将仕郎守殿中丞孙兆重改误

朝奉郎守国子博士同校正医书上骑都尉赐绯鱼袋高保衡

朝奉郎守尚书屯田郎中同校正医书骑都尉赐绯鱼袋孙奇

朝散大夫守光禄卿直秘阁判登闻检院上护军林亿

目 录

卷第一	(7)	卷第十	(30)
上古天真论篇第一	(7)	疟论篇第三十五	(30)
四气调神大论篇第二	(7)	刺疟篇第三十六	(31)
生气通天论篇第三	(8)	气厥论篇第三十七	(32)
金匱真言论篇第四	(9)	咳论篇第三十八	(32)
卷第二	(9)	卷第十一	(32)
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9)	举痛论篇第三十九	(32)
阴阳离合论篇第六	(11)	腹中论篇第四十	(33)
阴阳别论篇第七	(11)	刺腰痛篇第四十一	(34)
卷第三	(12)	卷第十二	(34)
灵兰秘典论篇第八	(12)	风论篇第四十二	(34)
六节藏象论篇第九	(12)	痹论篇第四十三	(35)
五脏生成篇第十	(13)	痿论篇第四十四	(36)
五脏别论篇第十一	(14)	厥论篇第四十五	(36)
卷第四	(14)	卷第十三	(37)
异法方宜论篇第十二	(14)	病能论篇第四十六	(37)
移精变气论篇第十三	(15)	奇病论篇第四十七	(37)
汤液醪醴论篇第十四	(15)	大奇论篇第四十八	(38)
玉版论要篇第十五	(15)	脉解篇第四十九	(39)
诊要经终论篇第十六	(16)	卷第十四	(39)
卷第五	(17)	刺要论篇第五十	(39)
脉要精微论篇第十七	(17)	刺齐论篇第五十一	(40)
平人氣象论篇第十八	(18)	刺禁论篇第五十二	(40)
卷第六	(19)	刺志论篇第五十三	(40)
玉机真脏论篇第十九	(19)	针解篇第五十四	(40)
三部九候论篇第二十	(21)	长刺节论篇第五十五	(41)
卷第七	(22)	卷第十五	(42)
经脉别论篇第二十一	(22)	皮部论篇第五十六	(42)
脏气法时论篇第二十二	(22)	经络论篇第五十七	(42)
宣明五气篇第二十三	(23)	气穴论篇第五十八	(42)
血气形志篇第二十四	(23)	气府论篇第五十九	(43)
卷第八	(24)	卷第十六	(43)
宝命全形论篇第二十五	(24)	骨空论篇第六十	(43)
八正神明论篇第二十六	(24)	水热穴论篇第六十一	(44)
离合真邪论篇第二十七	(25)	卷第十七	(45)
通评虚实论篇第二十八	(26)	调经论篇第六十二	(45)
太阴阳明论篇第二十九	(26)	卷第十八	(47)
阳明脉解篇第三十	(27)	缪刺论篇第六十三	(47)
卷第九	(27)	四时刺逆从论篇第六十四	(48)
热论篇第三十一	(27)	标本病传论篇第六十五	(48)
刺热篇第三十二	(28)	卷第十九	(49)
评热病论篇第三十三	(28)	天元纪大论篇第六十六	(49)
逆调论篇第三十四	(29)	五运行大论篇第六十七	(50)

六微旨大论篇第六十八	(51)	著至教论篇第七十五	(72)
卷第二十	(53)	示从容论篇第七十六	(72)
气交变大论篇第六十九	(53)	疏五过论篇第七十七	(73)
五常政大论篇第七十	(55)	征四失论篇第七十八	(73)
卷第二十一	(58)	卷第二十四	(74)
六元正纪大论篇第七十一	(58)	阴阳类论篇第七十九	(74)
刺法论篇第七十二 (亡)	(66)	方盛衰论篇第八十	(74)
本病论篇第七十三 (亡)	(66)	解精微论篇第八十一	(75)
卷第二十二	(66)	附：黄帝内经素问遗篇	(75)
至真要大论篇第七十四	(66)	刺法论篇第七十二	(75)
卷第二十三	(72)	本病论篇第七十三	(77)

卷 第 一

上古天真论篇第一

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乃问于天师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岐伯对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①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帝曰：人年老而无子者，材力尽耶？将天数然也？岐伯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阴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满壮。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六八，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鬓颁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形体皆极。八八，则齿发去。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脏盛，乃能泻。今五脏皆衰，筋骨懈惰，天癸尽矣。故发鬓白，身体重，行步不正，而无子耳。帝曰：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岐伯曰：此其天寿过度，气脉常通，而肾气有余也。此虽有子，男

不过尽八八，女不过尽七七，而天地之精气皆竭矣。帝曰：夫道者，年皆百数，能有子乎？岐伯曰：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身年虽寿，能生子也。

黄帝曰：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辨归于真人。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②，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

四气调神大论篇第二

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者少。

夏三月，此谓蕃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逆之则伤心，秋为痎疟，奉收者少，冬至重病^③。

秋三月，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飧泄，奉藏者少。

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

^① 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云：上古圣人之教也，下皆为之。《太素》、《千金》同。”

^② 被服章：新校正云：“详‘被服章’三字疑衍，此三字上下文不属。”可从。

^③ 冬至重病：丹波元简云：“据前后文例，四字恐剩文”。为是。

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亟夺，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逆之则伤肾，春为痿厥，奉生者少。

天气，清静光明者也，藏德不止，故不下也。天明则日月不明，邪害空窍。阳气者闭塞，地气者冒明，云雾不精，则上应白露不下，交通不表，万物命故不施，不施则名木多死。恶气不发，风雨不节，白露不下，则菀槁不荣。贼风数至，暴雨数起，天地四时不相保，与道相失，则未央绝灭。唯圣人从之，故身无奇病，万物不失，生气不竭。

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

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之行，愚者佩之。

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内格，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生气通天论篇第三

黄帝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其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

苍天之气，清静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此因时之序。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失之则内闭九窍，外壅肌肉，卫气散解，此谓自伤，气之削也。

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

因于寒，欲如运枢，起居如惊，神气乃浮。因于暑，汗，烦则喘喝，静则多言，体若燔炭，汗出而散^①。因于湿，首如裹，湿热不攘，大筋痠短，小筋弛长，痠短为拘，弛长为痿。因于气，为肿。四维相代，阳气乃竭。

阳气者，烦劳则张，精绝，辟积于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视，耳闭不可以听，溃溃

乎若坏都，汨汨乎不可止。

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有伤于筋，纵，其若不容。汗出偏沮，使人偏枯。汗出见湿，乃生痲痺。膏粱之变，足生大疔，受如持虚。劳汗当风，寒薄为皴，郁乃痲。

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开阖不得，寒气从之，乃生大痲。陷脉为痿，留连肉腠。俞气化薄，传为善畏，及为惊骇。营气不从，逆于肉理，乃生痲肿。魄汗未尽，形弱而气烁，穴俞以闭，发为风疟。故风者，百病之始也，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时之序也。故病久则传化，上下不并，良医弗为。故阳蓄积病死，而阳气当隔，隔者当泻，不亟正治，粗乃败之。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是故暮而收拒，无扰筋骨，无见雾露，反此三时，形乃困薄。

岐伯曰：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阳不胜其阴，则五脏气争，九窍不通。是以圣人陈阴阳，筋脉和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如是则内外调和，邪不能害，耳目聪明，气立如故。

风客淫气，精乃亡，邪伤肝也。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澼为痔。因而大饮，则气逆。因而强力，肾气乃伤，高骨乃坏。

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因于露风，乃生寒热。是以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泄。夏伤于暑，秋为痲疟。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冬伤于寒，春必温病。四时之气，更伤五脏。

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官，伤在五味。是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味过于甘^②，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衡。味过于苦，脾气不濡^③，胃气乃厚。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

① 体若燔炭，汗出而散：吴昆《素问吴注》将此二句移至“因于寒”句下。又将“欲如运枢，起居如惊，神气乃浮”移至“阳因而上，卫外者也”句下。可参。

② 甘：《太素》作“若”。可从。

③ 味过于苦，脾气不濡：《太素》：“苦”作“甘”，且无“不”字。可从。

乃殃。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

金匱真言论篇第四

黄帝问曰：天有八风，经有五风，何谓？岐伯对曰：八风发邪，以为经风，触五脏，邪气发病。所谓得四时之胜者，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所谓四时之胜也。东风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颈项；南风生于夏，病在心，俞在胸胁；西风生于秋，病在肺，俞在肩背；北风生于冬，病在肾，俞在腰股；中央为土，病在脾，俞在脊。故春气者病在头，夏气者病在脏，秋气者病在肩背，冬气者病在四肢。故春善病飧衄，仲夏善病胸胁，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冬善病痹厥。故冬不按跷，春不飧衄，春不病颈项，仲夏不病胸胁，长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风疟，冬不病痹厥，飧泄而汗出也^①。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夏暑汗不出者^②，秋成风疟。此平人脉法也。

故曰：阴中有阴，阳中有阳。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故人亦应之。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脏腑中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肝心脾肺肾五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皆为阳。所以欲知阴中之阴、阳中之阳者，

何也？为冬病在阴，夏病在阳，春病在阴，秋病在阳，皆视其所在，为施针石也。故背为阳，阳中之阳，心也；背为阳，阳中之阴，肺也；腹为阴，阴中之阴，肾也；腹为阴，阴中之阳，肝也；腹为阴，阴中之至阴，脾也。此皆阴阳、表里、内外、雌雄相输应也，故以应天之阴阳也。

帝曰：五脏应四时，各有收受乎？岐伯曰：有。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发惊骇^③，其味酸，其类草木，其畜鸡，其谷麦，其应四时，上为岁星，是以春气在头也，其音角，其数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臭臊。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藏精于心，故病在五脏，其味苦，其类火，其畜羊，其谷黍，其应四时，上为荧惑星，是以知病之在脉也，其音徵，其数七，其臭焦。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藏精于脾，故病在舌本，其味甘，其类土，其畜牛，其谷稷，其应四时，上为镇星，是以知病之在肉也，其音宫，其数五，其臭香。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藏精于肺，故病在背，其味辛，其类金，其畜马，其谷稻，其应四时，上为太白星，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其音商，其数九，其臭腥。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藏精于肾，故病在溪，其味咸，其类水，其畜彘，其谷豆，其应四时，上为辰星，是以知病之在骨也，其音羽，其数六，其臭腐。故善为脉者，谨察五脏六腑，一逆一从，阴阳、表里、雌雄之纪，藏之心意，合心于精，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

卷 第 二

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

故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寒极生热，热极生寒。寒气生浊，热气生清。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腹胀。此阴阳反作，病之逆从也。

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

水为阴，火为阳。阳为气，阴为味。味归

① 飧泄而汗出也：新校正：“详‘飧泄而汗出也’六字，据上文疑衍”。张琦亦云：“飧泄句疑衍”。可从。

② 夏暑汗不出者：新校正云：“详此下（指‘夏暑汗不出’以下三句）义与上文不相接”。张琦亦云：“此三句，并他经脱文”。可参。

③ 其病发惊骇：新校正云：“详东方云病发惊骇，余方各厥者，按《五常政大论》委和之纪，其病发惊骇，疑此文为衍。”按上文有“春气者病在头”，故当云“故病在头”。

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精食气，形食味，化生精，气生形。味伤形，气伤精，精化为气，气伤于味。阴味出下窍，阳气出上窍。味厚者为阴，薄为则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

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重寒则热，重热则寒。寒伤形，热伤气；气伤痛，形伤肿。故先痛而后肿者，气伤形也；先肿而后痛者，形伤气也。风胜则动，热胜则肿，燥胜则干，寒胜则浮，湿胜则濡泻。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①忧恐。故喜怒伤气，寒暑伤形；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②。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故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故曰：冬伤于寒，春必温病；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痲症；秋伤于湿，冬生咳嗽。

帝曰：余闻上古圣人，论理人形，列别脏腑，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气穴所发，各有处名，溪谷属骨，皆有所起，分部逆从，各有条理。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皆有表里，其信然乎？岐伯对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③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

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其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体为脉，在脏为心，在色为赤，在音为徵，在声为笑，在变动为忧，在窍为舌，在味为苦，在志为喜。喜伤心，恐胜喜；热伤气，寒胜热；苦伤气，咸胜苦。

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脾主口。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体为肉，在脏为脾，在色为黄，在音为宫，在声为歌，在变动为哕，在窍为口，在味为甘，在志为思。思伤脾，怒胜思；湿伤肉，风胜湿；甘伤肉，酸胜甘。

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

生皮毛，皮毛生肾，肺主鼻。其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体为皮毛，在脏为肺，在色为白，在音为商，在声为哭，在变动为咳，在窍为鼻，在味为辛，在志为忧。忧伤肺，喜胜忧；热伤皮毛，寒胜热^④；辛伤皮毛，苦胜辛。

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肾主耳。其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在体为骨，在脏为肾，在色为黑，在音为羽，在声为呻，在变动为栗，在窍为耳，在味为咸，在志为恐。恐伤肾，思胜恐；寒伤血^⑤，燥^⑥胜寒；咸伤血，甘胜咸。

故曰：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故曰：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

帝曰：法阴阳奈何？岐伯曰：阳胜则身热，腠理闭，喘粗为之俯仰，汗不出而热，齿干以烦冤，腹满、死，能冬不能夏。阴胜则身寒，汗出，身常清，数栗而寒，寒则厥，厥则腹满、死，能夏不能冬。此阴阳更胜之变，病之形能也。

帝曰：调此二者奈何？岐伯曰：能知七损八益，则二者可调，不知用此，则早衰之节也。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年五十，体重，耳目不聪明矣；年六十，阴痿，气大衰，九窍不利，下虚上实，涕泣俱出矣。故曰：知之则强，不知则老，故同出而名异耳。智者察同，愚者察异，愚者不足，智者有余，有余则耳目聪明，身体轻强，老者复壮，壮者益治。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憺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此圣人之治身也。

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帝曰：何以然？岐伯曰：东方阳也，阳者其精并于上，并于上则上明而下虚。故使耳目聪明而手足不便也。西方阴也，阴者其精并于下，并于下则下盛而上虚，故其耳目不聪明而手足便也。故俱感于邪，其在上

① 悲：应从《天元纪大论》作“思”。

② 厥气上行，满脉去形：《太素》无。

③ 在天为玄，……玄生神，神：《素问识》：“据下文例，‘在天’以下二十三字，系于衍文且于肝脏不相干，宜删之”。其文又见于《天元纪大论》，故可从。

④ 热伤皮毛，寒胜热：新校正：“按《太素》作‘燥伤皮毛，热胜燥’”。

⑤ 血：新校正：“按《太素》‘血’作‘骨’”。

⑥ 燥：新校正：“按《太素》‘燥’作‘湿’”。

则右甚，在下则左甚，此天地阴阳所不能全也，故邪居之。

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纪，地有五里，故能为万物之父母。清阳上天，浊阴归地，是故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纲纪，故能以生长收藏，终而复始。惟贤人上配天以养头，下象地以养足，中傍人事以养五脏。天气通于肺，地气通于嗌，风气通于肝，雷气通于心，谷气通于脾，雨气通于肾。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以天地为之阴阳，阳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阳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暴气象雷，逆气象阳。故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

故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故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脏；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于六腑；地之湿气，感则害皮肉筋脉。

故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里，以观过与不及之理，见微得过，用之不殆。

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音声，而知所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观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以治无过，以诊则不失矣。

故曰：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其盛，可待衰而已。故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慄悍者，按而收之；其实者，散而泻之。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血气，各守其乡。血实宜决之，气虚宜掣引之。

阴阳离合论篇第六

黄帝问曰：余闻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岁，人亦应之。今三阴三阳，不应阴阳，其故何也？岐伯对曰：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天覆地载，万物方生，未出地者，命曰阴处，名曰阴中之阴；则出地者，命曰阴中之阳。阳予之正，阴为之主。故生因春，长因夏，收因秋，藏因冬。失常则天地四塞。阴阳之变，其在人者，

亦数之可数。

帝曰：愿闻三阴三阳之离合也。岐伯曰：圣人南面而立，前曰广明，后曰太冲，太冲之地，名曰少阴，少阴之上，名曰太阳，太阳根起于至阴，结于命门，名曰阴中之阳。中身而上，名曰广明，广明之下，名曰太阴，太阴之前，名曰阳明，阳明根起于厉兑，名曰阴中之阳。厥阴之表，名曰少阳，少阳根起于窍阴，名曰阴中之少阳。是故三阳之离合也，太阳为开^①，阳明为阖，少阳为枢。三经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浮，名曰一阳。

帝曰：愿闻三阴。岐伯曰：外者为阳，内者为阴，然则中为阴，其冲在下，名曰太阴，太阴根起于隐白，名曰阴中之阴。太阴之后，名曰少阴，少阴根起于涌泉，名曰阴中之少阴。少阴之前，名曰厥阴，厥阴根起于大敦，阴之绝阳，名曰阴之绝阴。是故三阴之离合也，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三经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沉，名曰一阴。阴阳氤氲，积传为一周，气里形表而为相成也。

阴阳别论篇第七

黄帝问曰：人有四经、十二从，何谓？岐伯曰：四经应四时，十二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脉有阴阳，知阳者知阴，知阴者知阳。凡阳有五，五五二十五阳。所谓阴者，真脏也，见则为败，败必死也。所谓阳者，胃脘之阳也。别于阳者，知病处也；别于阴者，知死生之期。三阳在头，三阴在手，所谓一也。别于阳者，知病忌时；别于阴者，知死生之期。谨熟阴阳，无与众谋。所谓阴阳者，去者为阴，至者为阳；静者为阴，动者为阳；迟者为阴，数者为阳。

凡持真脉之脏脉者^②，肝至悬绝急，十八日^③死；心至悬绝，九日死；肺至悬绝，十二日^④死；肾至悬绝，七日^⑤死；脾至悬绝，四日死；曰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传为风消，其传为息贲者，死不治。曰三阳为病发寒热，下为痈肿，及为痿厥脑痹；其

① 开：《太素》作“关”。新校正：“按《九墟》太阳为关……《甲乙经》同。”今本《灵枢·根结》、《甲乙经》俱作“开”。

② 真脉之脏脉者：《太素》作“真脏之脉者”。可从。

③ 十八日：《太素》作“九日”，并注曰：“有本为十八日”。

④ 十二日：《太素》作“十日”。

⑤ 七日：《太素》作“五日”。

传为索泽，其传为颊疔。曰一阳发病，少气，善咳，善泄；其传为心掣，其传为隔。二阳一阴发病，主惊骇、背痛，善噫、善欠，名曰风厥。二阴一阳发病，善胀，心满，善气。三阳三阴发病，为偏枯痿易，四肢不举。

鼓一阳曰钩，鼓一阴曰毛，鼓阳胜急曰弦，鼓阳至而绝曰石，阴阳相过曰溜。阴争于内，阳扰于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则熏肺，使人喘鸣。阴之所生，和本曰和。是故刚与刚，阳气破散，阴气乃消亡。淖则刚柔不和，经气乃绝。

死阴之属，不过三日而死；生阳之属，不过四日而已^①。所谓生阳、死阴者，肝之心谓之

生阳，心之肺谓之死阴，肺之肾谓之重阴，肾之脾谓之辟阴，死不治。

结阳者，肿四肢；结阴者，便血一升，再结二升，三结三升；阴阳结斜，多阴少阳曰石水，少腹肿；二阳结谓之消；三阳结谓之隔；三阴结谓之水；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

阴搏阳别谓之有子；阴虚阳搏谓之崩。三阴俱搏，二^②十日夜半死。二阴俱搏，十三^③日夕时死。一阴俱搏，十日^④死。三阳俱搏且鼓，三日死。三阴三阳俱搏，心腹满，发尽，不得隐曲，五日死。二阳俱搏，其病温，死不治，不过十日死^⑤。

卷 第 三

灵兰秘典论篇第八

黄帝问曰：愿闻十二脏之相使，贵贱何如？岐伯对曰：悉乎哉问也，请遂言之。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

至道在微，变化无穷，孰知其原！窘乎哉，消者瞿瞿，孰知其要！闵闵之当，孰者为良！恍惚之数，生于毫厘，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黄帝曰：善哉，余闻精光之道，大圣之业，而宣明大道，非斋戒择吉日，不敢受也。黄帝乃择吉日良兆，而藏灵兰之室，以传保焉。

六节藏象论篇第九

黄帝问曰：余闻天以六六之节，以成一岁，人以九九制会^⑥，计人亦有三百六十五节，以为

天地久矣。不知其所谓也？岐伯对曰：昭乎哉问也，请遂言之。夫六六之节，九九制会者，所以正天之度，气之数也。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气数者，所以纪化生之用也。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行有分纪，周有道理。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岁，积气余而盈闰矣。立端于始，表正于中，推余于终，而天度毕矣。

帝曰：余已闻天度矣。愿闻气数何以合之？岐伯曰：天以六六为节，地以九九制会，天有十日，日六竟而周甲，甲六复而终岁，三百六十日法也。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其气九州九窍，皆通乎天气。故其生五，其气三。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则为九，九分九野，九野为九脏，故形脏四，神脏五，合为九脏以应之也。

帝曰：余已闻六六九九之会也，夫子言积气盈闰，愿闻何谓气？请夫子发蒙解惑焉！岐伯曰：此上帝所秘，先师传之也。帝曰：请遂闻之。岐伯曰：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而各从其主治焉。五运相袭，而皆治之，终暮之日，周而复始，时

① 四日而已：原作“四日而死”，新校正：“按别本作‘四日而生’，全元起注本作‘四日而已’，俱通。详上下文义，作‘死’者非”。另外《太素》亦作“四日而已”。为是。据改。

② 二：《太素》作“三”。

③ 三：《太素》作“五”。

④ 十日：此后《太素》有“平旦”二字。

⑤ 死：新校正：“详此阙一阳搏”。此后疑有脱文。

⑥ 人以九九制会：新校正：“详下文云：地以九九制会。”